



東安李都憲先生文集卷之五

皇明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侃撰

皇明進士嚴州府知府男李德恢編次

皇明進士刑部郎中男李德仁校正

書

與王都憲參贊西征書

夏初家兄處卜倉頭回自河湟奉華翰至備知尊親宅上
納福勝常忻慰忻慰兼承佳什厚旣弗克走拜七月廿四日
天使過真定去河湟授以重職委以重任
命總西征之戎此實

皇上知人之明委任之當

命下之日聞者莫不稱快僕亦私竊忻慰無量惟願尊親

盡心盡力以答

聖明之知可也雖然竊亦有告焉夫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之一事吾夫子亦嘗慎之夫統數萬之卒驅之於白刃之下非養之有其素教之有其道豈可使之赴深溪與之俱死哉請試論之今日之師有能訓之以道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者乎有能以智信仁勇嚴御衆而士卒不敢犯令者乎是皆素無教養不知紀律之兵一旦率之以禦強虜是猶驅群羊而搏猛虎虜一衝突衆散奔走之不暇又奚敢有抗之者耶兵法曰強而避之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自古西北之虜難以戰勝故諸葛武侯嘗言西北之狄不可與戰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

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昔趙充國請擊先零欲罷騎兵留屯田論留田得十二利出兵失十二之策反復論辨詔始許之卒大破西羌以孔明之武備修舉充國之數經戰陣猶言不敢進兵而上守邊之策以今未練之兵而迎方銳之虜欲其取勝也難矣為今之計莫若帥師至彼先駐劄於黃河之南以察其動靜然後求要害之要分兵守之或三營或四營察其虜兵遠去即過黃河守其要害每一營屯一萬三千人深溝高壘示之以弱寇來勿與之戰然後教養士卒恤其饑寒均其勞苦行法令明賞罰喻之以忠君親上之道教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一人可教十人以至十百千萬三軍之衆皆可教而知也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是知兵為重事
未可以輕易而進也然既養之以恩教之以義知其可用
挑選勇敢有力之士及有力慣戰之馬每一營用三千騎
為奇兵或利而誘之或亂而取之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
亦可以取勝若犯五危而欲忿速必死亦何益於事哉兵
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所不及拒此用兵之
妙也又當取軍政須知選士之篇士卒之中有遇賊爭先
勇力出衆少壯疾走口辯機捷弓弩遠中及有過犯頑狼
不顧死生或精於天文地理醫卜技藝或有深謀遠慮通
變財貨糧草能為鷄鳴狗盜潛探賊情者各分為一徒以
備任使又必用五間以索賊情兵法曰五間俱起莫知其
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然此必須數月乃可夫久暴師

則國用不足必如趙克國之請留屯田以待其弊而擊之
此為國家萬全之計然天下安危在此一舉稍有不利虜
若長驅為患大矣此皆總戎之所宜慎而不可輕動也昔
李牧之守鴈門以滿匈奴也惟養士卒不與之戰如是數
歲亦不大失匈奴以為怯雖趙邊將亦自以為怯趙王怒
使人代將出戰數不利趙懼復請牧牧至如故約又數歲
知士卒之可用知匈奴之不備一出與戰大破匈奴殺十
餘萬騎其後匈奴不敢近趙邊城留田但備半年之糧足
勾三軍之用馬挑一萬以為奇兵其餘馬匹散於陝西州
縣衙所軍民寄養以備調用則馬一萬備半年之勇亦易
於輸辦矣蒯亮之言或有可採擇其一二人於高明多事
之策白於少司馬同年白公倘以為可

許留田則於安邊之策亦少有助焉
而無不具

與王都憲書二首

區區通遼外郡夫於未復至安肅道中適便
回駐馬一問安否而已近又承寄書及可小錄知閣下過愛
之厚雖隔數千里外而念念不忘之意誠然見於魚雁之
間其德之厚情之至而忘心於勢位者從可知矣然交情
之好不特及於瓊瑣之姻婭而又寄贈於合志之友其所
交之不濫又可知矣所交者多寒微而少近幸是不肯枉
道以求合寧肯曲如鉤以取公侯之位耶其正直之操堅
如金石凜如水霜不以窮達得失而易其節其所存所守

皆衆人之所不能知是豈能同其所為則孰不以為剛強
自是也耶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捲也
賢親之所執所守誠無愧于古人矣起敬起敬區區守拙
如常立心雖不敢望于高明而出處一聽於命故寧處下
位而不肯俛首於人焉他無足為高明道者寄來各人小
錄已分送訖就附順天錄一本奉去令嗣宜令溫習舊業
以入春闈為好希照察不具

與保定張太守書

區區昨在府韓秀來說太守謂韓秀曰李寺丞有恠我之
意區區聞之自念與吾友接見之時未嘗怠慢常以昔日
同

朝得接言論况吾友德行為衆所推誠君子中之君子出

守大郡以清白見稱區區總府衛馬政數得相見自喜
得與君子相接肯相扶持以華奸貪以綏窮困吾友亦知
區區之迂直而無偽也然所以疑區區之有恠者豈以區
區之回望都司而不回望府中也往時經過未嘗不望今
日不望者所以遵制度也

舊制出巡同御史按治都司同在外三司有回望之禮而
無回望府縣之儀區區欲守禮法寧召吾友之恠而不避
焉乞恕責幸幸近聞清苑知縣蓋蓋不飾故揭榜以羞之
然清苑附郭之邑尹之貪婪恐累吾友之政教欲革去朋
比老人使不得肆其貪耳吾友曰此間士大夫之言絕不
可聽試與論其一二聞慶都主簿受絲即欲究問主簿懼
罪一夜回縣給散慶都生員之在府者盡知也又聞清苑

知縣貪而酷刑里長劉觀懼打揭黍錢得黃金四兩送之
作黍三百石因本家黍不收無以償債每被債主逼取而
觀遠街怨罵知縣佯為不知一城之所共知也而曰士大
夫之言絕不可信則是人言不足恤天命不足畏也以舜
之明猶好問好察况常人乎望吾友訪察二事果實人言
不可不信果虛則誠如吾友之所言矣區區之辨非有所
私上以為

上執政書

佩閉口結舌不言政事得失久矣今見
聖天子即位斥退邪佞選用忠賢日進儒臣

經筵講二帝三王之道欲此隆唐虞三代之治化輔治大
臣又皆卓然有為之賢欲使吾君為堯舜之君使吾民為
堯舜之民非若漢唐宋輔治之臣規模卑狹不能以王道
為已任者可比侃故敢揚眉吐氣陳王道十事欲激勸臣
民以隆治化以弊之甚者莫如俗吏欲更化之
朝廷不即加誅賜之施行侃有以知
皇上誠大有為之君在輔治之臣尤當奉行也古之賢臣
患無可為之君無可為之時今

聖天子在上聰明睿智用賢納諫是大有為之君也上無
權奸偏執之人以阻其行是大可為之時也列位執政遇
可為之君可為之時正當以王道為已仕唐虞三代之治
專任士類以行教化足以移風易俗化成天下除申韓法

律刑名之吏以救弊政以安生民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
於今日矣釋氏自行其教以背吾道未嘗挾勢以害民也
韓子猶欲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揚墨之害理孟子猶闢
之今申韓之徒變其像貌異其心術挾勢以害民消民之
脂膏竭民之骨髓猶不肯已為天下萬世之深害也自秦
以來使民甘受其害徒見諸歌詠曾無一人欲人其人以
除其害而用士類以復古道者良可悲也執政若曰古道
不可復舊制不可更是以臯夔伊周待其身不以堯舜
湯文期其君也列位執政居弘化之職遇可為之君可為
之時而不為恐後世之人竊見侃之鄙論覩
聖君納諫之旨意不能無遺憾焉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倘執政以為可教而納之天下幸甚生民幸甚

士類幸甚不勝戰慄之至希亮察不具

上大司馬書

今早論兩廣之事非欲行其鄙見得以快意欲上解朝廷南顧之憂下解生民塗炭之苦耳今賊已猖獗自為酋長攻陷郡邑誰與之官使然也不惟不能與之亦不能削之耳若亂而不已賊得豪傑以用之不獨兩廣罹其害將見江西福建亦不能保矣彼亦騎虎之勢不能自下今因其已成之勢而誘之以虛名使得歸附以攻其不附者賊將自散然後從而處置之或調於各處備禦或易其酋長首領彼焉能有所為哉士大夫所望於閣下者正以其能論大事決大議今言利害誰能當之是不能副士大夫之望矣又且利害在言事者或有不和侃甘心受死為國

家生民而死死得其所矣奚敢辭焉

在史館上閣下諸總裁先生書

侃以駑鈍之質素無博聞強識之功於歷代之陳迹懵懵無知投閑置散乃分之宜也奚敢有外慕之心哉過蒙執事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舉而責以老師宿儒之事茫然增愧受

命以來夙夜憂惕懼無以副

朝廷之委任執事之盛心也且史書之浩瀚議論之鉤玄以侃之諛聞陋識豈敢窺其涯涘哉思欲勉強簡閱冀得其一二以資取用必須從容閑暇然後得以盡其心力庶有補於萬一而不負執事之舉矣比聞諸內翰每有編纂初藁次藁以至正錄皆自書之是書寫之功多而考究之

功少豈暇旁搜博採耶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書寫一事非耄與鈍者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不能堪則徒敝精神稽廢歲月何益之有執事之擇衆人非謂其能書也取其考古之學耳竊意今之編纂尤非他比宜重其事成大事者不可以計小費望依

內府辦事監生故事奏取能書者或十人或七八人取其舊本先令錄出編纂者將考出得失及可芟可釐者從而票出存其舊文註以新說互相參考則新舊不雜而得失易見矣先呈館中先生斟酌可否然後呈執事總裁之夫如是則下而編纂得以盡其心上而總裁可不煩其慮庶得考究精詳褒貶允當尤足以見執事待賢之厚又能成功之速也若然斯可以繼前賢之志矣夫自書一事所係

雖小而所妨甚大若侃之淺見薄識固不足為之輕重惟諸內翰及辟召中有如漢司馬子長之才困於書寫而不得繹味覃思以盡其所長豈不為之惜哉伏惟矜其愚恕其狂而揀擇焉不勝幸甚

與林大人論孽火書

近聞流言府上有孽火之異恐是訛傳若果有之幸勿疑以為妖火也隋天文志曰火南方於時為夏於五常為禮於五事為視禮虧視失通夏令傷京房曰上不儉下不節不知百姓之空竭故孽火燒其宮室玄珠曰宰相不直火燒萬物火失其性不炎上而為孽也竊思前歲宮室之災內外倉場之焚實因不節用之故上天垂戒災異迭見此天心仁愛人君欲其節用愛民以安天下也自是以來用

度未聞減省天於是責歸宰相以宰相不直不能直言極諫以成君德故孽火見於府中蓋君臣一體大臣與國同休戚公比諸大臣最為勳舊立心最為剛正昔以直言進諫

先朝又以剛直觸忤權勢天下共知其賢今日之府庫空虛民窮財盡上下嗟怨言路閉塞無一人進諫以盡拾遺補闕之職可為寒心吾君有堯舜之德臣下不能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以歸於中道天下之人所望者惟在明公子意府中之火非妖火乃熒惑之神也以災異之不能感動上心以諸大臣皆無憂國之念神之所責者不在公而誰乎故熒惑之神變為妖火以警之惟明公自念居公孤輔相之職任調和燮理之重為天下之所倚賴神明之所屬

望一陳昌言以塞衆望上足以感動聖心而行節儉之政下足以撫安黎庶而成雍熙之治則有益於

國家有益於生民使天下知

朝廷有賢宰輔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公之忠直將垂譽於無窮矣若視政之得失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憂戚於其心恐民怨神怒將有不測之咎矣設若言之獲咎不過罷官而歸不愈於政聲無聞被人逐去者乎因與公相交之久相知之深故為公言之先正有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也區區雖退處林泉而憂國憂民之心甚切况居公孤輔相之位而可無憂乎若不盡言以應災變以為妖火而

穠之非大人君子之處變也此惟吾二人知之可則行不
可則止希亮察不具

與翁都憲書

一別既久景仰高明不能一會於行臺獨坐意同年百五
十人并况不齊未三十年凋謝殆盡今游宦中外者不過
三十餘人不覺令人感嘆况清秋旅寓風景蕭然何以為
懷自念幸存得與年兄同列臺端實為過望然才匪德薄
濫膺重寄於事無補每陳情乞退未得遂意恒以作事迂
濶為人所笑太迂者在放鄭聲行社倉人皆以為難行行
之既久汚俗頗正饑饉頗給人心稍安猶不免為人譏笑
若同流合汚曰循故習得罪名教又非士君子之所為此
惟可與同年道也年兄平日立心高遠非庸眾人之所能

李倫寄籍
四章孔氏

知嘗遭青蠅之玷而名譽日彰今撫理東方足以移風易
俗輓回鄒魯之淳風非若區區之遠於事情者敢望也茲
曰王憲使去便奉此以序契濶王清正有為惜其為年兄
所奪舍弟李倫家叔之子先牀沒遺此一子寄曲昇孔氏
籍中倘巡歷到彼使得一見足見同年之情希亮察不具
與諸子書

父書與男李寬等吾在此思念祖宗父母積德深厚使吾
得至大官父母罔極之恩未能報也吾父已逝吾母年及
九十一生節儉每食不過一肉衣不過布帛欲以飲食奉
養未足以順吾親之心也吾父母生吾兄弟三人恩愛無
偏教誨成立吾與汝二伯各居官所衣食頗給汝長伯隱
居不仕身親稼穡因子孫興多衣食常缺吾母以子孫繁

盛能守家法無他憂慮惟於汝長伯不能放懷吾常念之
向欲分家之所有以奉然所有惟汝母及新婦之首飾衣
服耳皆其父母家之資送而不可奪餘惟俸銀所造銀鍾
一對於祭祀奉賓亦不可缺兼之昔日職微祿薄雖少有
奉而不能濟今幸得升秩俸祿頗厚欲將新增之俸及新
添之隸分為四六以六奉汝長伯四奉汝二伯略盡吾友
受之情以順吾母之心汝母平日孝順恭敬常以其父母
所資之物與我奉親必不以我為過汝四子必慮用度不
足憲等姻事未就而有難色汝等當思昔日職微祿薄僕
隸數少而亦度日又思他人或遇水火盜賊屋宇囊橐一
空者亦要過也今雖分其所增之俸而昔之俸祿猶在也
今雖分其所添之隸而昔之僕隸猶存也况屋宇衣囊仍
舊雖無餘饒料亦不至於饑寒焉寧使汝等恣不使吾母
之憂汝長伯也吾祖父世以清白相傳未嘗有庄宅資貨
以遺子孫今亦不至於窮窘汝等各宜自勉博聞強識敦
行孝悌以盡人道淡薄勤苦之人天必不負其餘俱不足
以累心也汝等宜悉知之

墓誌

故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墓誌銘

天順三年余以詹事府丞服闋改太僕寺丞時公為本寺
卿謂余曰君歷清高之職而就此鄙賤之任所謂下喬木
而不山谷也雖然任非不重所以來人之鄙賤者不自任
其重也因指教以出處之法曰行事當同風憲所經歷處
一到即搜討下慮有司先以飲饌取悅出入封門慮下人

暮夜懷金餽送視其馬之蕃息而獎勵視其馬之消耗而責罰廉潔愛民者奏之

朝廷以拔擢貪污酷暴者違之執政而黜退僚友中肯如此不惟人不敢輕而衙門亦增重也衙門頹壞久矣願與君扶持之余後分營真定保定二府馬政巡歷州縣皆取公之言為法官不敢肆貪民得以安生內外之人頗見重而不鄙賤矣遂以虛譽天官推舉為本寺少卿與公同寅協恭凡有除奸革弊之事余從容言之公無不從公多病數回家調治余在寺即送即與余事皆託余代理或他同僚獨在印竟不送出也未幾余巡撫山西與公別數年公已引年歸休今年正月廿三日余過訪之話久而別不意越二日忽然長逝聞訃不勝哀悼余之所以得虛譽而獲

進者皆公指教之力德豈可忘乎公子頌奉鴻臚少卿施公純所書事狀來請墓誌銘余又安可辭乎謹按杖序其事而銘之公諱昱趙其姓景明其字其先交趾三江府洮江州巨族祖諱仕贈中大夫太僕寺卿祖妣阮氏贈淑人考諱岱贈中大夫太僕寺卿母范氏贈淑人公自幼聰敏讀書過目成誦且天性純孝長游郡庠永樂甲辰選貢來京入太學以能書隨

駕書寫初擢光祿署正未幾陞兵部車駕員外郎尋改工部都水員外郎時議欲改涼水河入琉璃廠以便陶冶居民深懼淹稼公設法脩築隄岸官民兩便人至今德之譽譽日聞陞太僕寺少卿當正統十四年國家多事軍務方殷急缺戎馬公設法措置馬不之用

在

宸衷陞本寺卿公司馬政久於馬之騏驎焉駘見之如伯樂一顧馬群為空數十年間揀選良馬以資

國用國富兵強者皆區畫之効也又嘗陳言馬政數事

上皆嘉納累承寵遇賜絲段銀兩

誥勅褒封未及致政之年即自引退

朝廷念其勤勞

賜半俸以養終身公賦性寬平不好奢靡不趨勢利甘淡

薄謹交游有古君子之風致政以來杜門不出喜觀郁離

子集從容自得俯仰無愧可謂生順死安者矣公生永樂

元年二月十六日享年七十五歲

上遣大臣諭祭

勅有司營塋娶潘氏有賢行繼范氏皆封洲人子男三長

即頌中壬午科鄉貢進士次顛鴻臚通事先卒次顏孫男

二長林太學生次稷孫女六長維貞適富裕衛指揮使劉

福次維靜聘太常寺丞男顧純餘尚幼以成化十三年五

月廿四日薨京城北隆道村之原銘曰司馬政之有年致

駉馳之萬千展也君子秉心塞淵

國富兵強公資多焉功成身退無毀無愆哲人逝矣世方

知賢銘之貞石以永其傳

故太醫院判潘君墓誌銘

正統壬戌春余與今南京刑部亞卿張廷璽會試來京主
於君之右隣時君年少為太醫院醫士以小方脉名京師
求藥者接踵戶外觀其丰姿俊偉禮貌謙恭余與廷璽私

論此人他日必貴是後數相往還兒輩有疾輒往求之雖無藥直無弗與者疾愈亦不責報余甚重之知有女求為子婦君慨然即與遂為姻親於茲交僅四十年矣忽聞其逝不勝哀悼其長孫謙賚致政都運延公所為事狀來請墓誌銘義不容辭君諱瑛字文瑛世為淮陰巨族曾祖彥直以名醫為淮安府醫官祖安道隱德弗仕父公太以醫道名遠邇

詔取京隸太醫院方將向用以年老告歸妣孫氏懿行貞淑克相其夫家道興隆君生而穎異聰敏過人能自刻勵於學盡究其先世之傳明於素難東垣諸家之言不泥古方惟察病源隨證用藥用之必效徃徃有為庸醫誤而將斃者多求君而安名聞京師宣德間

召至京命直

御藥房正統間

英廟最見親厚藥非君製不進景泰間尤為

上所信用屢奉命進藥以功陞御醫日居禁近恪慎小心診脈用藥屢出流輩三載考績

上嘉其勤慎錫之勅命陞正七品俸再考陞正六品俸又考陞正五品俸

恩寵之隆有加無已成化辛卯

欽陞本院院判仍支五品俸復賜

勅命贈其考如已官妣贈太安人成化丁酉以年踰七十上疏乞骸骨

上以章疏懇切特允其請致政家居君為人和易坦夷不

見崖岸於物無所近尤好賙禮士自公卿以下咸樂與之
交事

上以忠居近密者三十餘年端謹自持未嘗一日懈怠事
親以孝生則奉養不缺沒則哀毀不忘以至塋祭一於禮
而不苟焉醫之良有起死回生之力居京師四十年所活
之命不可以數計也京師之人求治瘵及扶而來者舉
而來者皆失望焉士大夫聞訃無不悲悼其有感於人者
如此非其德之厚術之良能如是乎成化十五年十一月
初九日卒於正寢生永樂丁亥九月十五日春秋七十有
三娶孫氏先卒贈安人繼孫氏封安人泚德賢行宗族親
戚之所敬服家法嚴肅內外少長之所畏憚其為內助多
矣子男一永康先卒女四長適姑蘇周璟次適山陽李貞

外之子淡次適小兒舉人憲次適大興董太守之子經孫
男二長謙太醫院醫士次謹孫女一擇以十一月二十五
日塋朝陽門外八里庄之原銘曰德存於中接人待物和
悅愷悌仁施於外起死回生難以數計天報善人克昌厥
後永無替王歸斯歲神其安之欽于世世

故國子監丞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仲字希直先世河南新野人也徙安次今為安次
人曾祖諱士瞻元進士累官至翰林承旨封楚國公妣何
氏封楚國夫人祖諱繼本元進士翰林檢討妣王氏封孺
人父諱東行人左司副贈中憲大夫太僕少卿妣陳氏家
世容城婦道母儀為婦神家楷範封恭人恭人三子長侯
次先生次侃恭人嘗夢天上四面皆大書覺而生先生天

資異常重厚寡言咲五六歲時教之讀書便能通曉大義
事事循蹈規矩時博陵杜公習之為御史見先生談論
真呼為小友長從公習書經得其要旨登宣德七年鄉貢
進士會試中乙榜以家貧親老就歲分教館陶先是學
盡賢師生對坐而飲縣官會宴候妓歌唱官吏師生誼
戲謔先生至以師道自尊官民上女樂雖設居諸生
皆侍立不敢怠忽教雖嚴為然能循循善誘人有貧富而
施教均一補增彙惟以至公一生劃衡聰明過人家極貧
他教官受富者賂欲補之先生曰宜考其文之優者衡考
第一即補為增廣他教官需求不已先生為之嘆息仍調
給之衡後中經魁自是中科第者相繼不絕侃與今刑部
亞卿張瑄時亦從之將後登第皆先生教誨力也秋滿

容城縣學教諭其設教如在館陶生徒亦皆心悅誠服勤
學不急不數年而登科躋膺仕者先後相望先生初典京
關文衡再主廣東文衡取人之公文章之盛甲於諸藩是
後諸藩交相禮聘以親老辭在容城聞北虜入寇先生以
牛馬負二親及妻子避難遇賊掠去牛馬扶二親徒步以
行又數遇賊天忍加苦彈指而去卒得保全亦孝感所致
也雖居教職凡上有益於
國家下有益於軍民及興利除害之事數言於
朝多

准行之以元儒劉靜修道高德純得程朱正傳應入從祀
章數上雖未俞允然由是得行本縣立廟春秋祭祀先生
孝友天性出於自然一錢尺帛皆以獻親不入私室與人

交莫逆動止從容自如秩滿天官知其賢陞太學助教先
太學生初見者皆餽土宜束脩先生獨不受六館官咸請
其迂先生曰諸生客居無錢何以度日憫其貧故爾非沽
名也諸生聞之莫不感泣以是廉名遍傳天下時祭酒邢
公為考語曰精專之學範乎諸生清白之操孚于六館後
監丞缺員人有他舉者天官謂之曰亦先生廉潔名重京
師胡不舉之即舉以

命一之日六館懼騰咸謂師儒得人朝之士大夫亦自相
慶其見重於人如此未幾以母喪去服闋自陳老疾乞骸
骨與侃同日得

旨許致仕歸田獲全始終之節以祖塋在容城因歸老焉
不幸於成化十四年以疾卒生永樂癸未十月十九日卒

年七十有六配孔氏宣聖五十四代孫思垣之女有賢行
和睦親族待庶子如己出人以為難子男二長向次與女
二長嫠適舉人王經次婦適高平尹牛坊孫男一幼孫女
二成化十四年二月日塋容城南頭祖塋之次先
生致政時舊門人張紹烈每月負廩米以供養且率諸生
欲為先生建立生祠永翰林待詔李傑撰疏求助興工先
生沒遂廬墓側錄先生詩文并池學等書不御酒肉宴
會慶弔皆不與焉非先生之德有足感人者能如是乎既
塋未有銘侃懼先生之碩德清節泯滅不傳也直紀其行
實而銘之銘曰外和而內剛知圓而行方諸生矣其仁而
自化虜寇見其孝而不傷清聲孚乎六館諫疏積於
朝堂生則有關乎世教沒則使百世而不忘銘于斯歲以

發潛德之幽光

故詔賜養年冠帶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侯字希大先世河南新野人後徙漢上先世有仕於燕者子孫因而占籍安次曾祖諱士瞻元進士累官至榮祿大夫翰林承旨封楚國公祖諱繼本元進士翰林檢討父諱東行人司左司副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母陳氏容城世家淵德賢行楷範縉紳教子有法封恭人恭人三子長即先生次仲國子監丞次侃僉都御史先生性剛方孝友仗義疎財幼與諸弟讀書習舉子業聰明穎悟學有進益又善書先生曰吾力學以取功名顯親揚名固為善矣然恐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即捨舉子業開館第得束脩以具甘旨朝夕恭謹侍養勤於訓誨施

教有方後學者甚衆不計束脩之有無一生曹忠性敏好學家極貧然歲不能辦一錢諸生皆譏之忠不自安去以賣鷄為生先生令諸生語之曰爾能勤學好問雖十年無一錢亦不計也復來後擢科歷任至南陽知府通政參議施君紳左府經歷沈君榮知縣王君璵劉君盛皆先生門人其他登科仕進者甚衆不能悉數也後以弟伸分教歸隱迎父母就養先生棄諸士後至館陶奉親之暇復肆力於學涉獵書史學益博德益茂或勸之仕曰父母年高游宦他方寧不遺父母之憂乎遂不求仕進及弟伸典教容城迎親就養先生奉親至容城率僮僕力田以養親親在竭力奉養親沒哀毀踰禮初葬雄縣祖塋近白溝河為水所壞先生憂形於色即擇容城家西善地為塋曾祖

父母祖父母父母皆治棺槨遷葬畢日吾心始安即死無遺恨矣居鄉親戚鄉里有不孝不弟人論不明持身不正者必正言以斥之人之恠與否有不恤也或窘於饑寒者必少粟食之解衣衣之罹患難者扶其顛危救其疾苦姻第五原老疾饑寒不能自存先生延於家與同飲食衣服數十年如一日待母媿陳氏孤寡無所依有親姪不肯顧先生迎養以終其棺斂葬之親戚貧不能葬為治棺斂葬者十餘人治家勤儉耕耘之事寧自勞心諸子皆令讀書以紹先業有美田園果木種前桑棗樹後鬱然成林春夏之時群芳綻錦清香拂面瀟洒園林之間真可樂也又蒙詔賜養年冠帶人皆以為晚節之榮期享百年之樂忽搆一疾以逝不勝哀痛生洪武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卒

于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配王氏有賢行子男六長冠學有成不幸先卒娶任氏守節割耳自誓次寶亦先卒次宏

詔舉成山侯慶訓尊次富次家次定女二長適劉吉順次適陳盛孫男四尚仁尚義尚忠尚信孫女七長適趙雄次適余吉餘尚幼擇以成化十六年二月 日葬容城大南頭之原祖塋之次於于吾兄弟三人共敬友愛一生無庄田財利之爭無閹牆鬪狠之事相守頭白不幸二兄前歲先逝今大兄又歿哀痛之切無以踰此余非久於世者懼大兄之碩德賢行泯滅不傳紀其行實序而銘之銘曰賦性剛方操履端莊德刑于家行施於鄉式我後人其永不忘

故鴻臚寺卿楊公墓誌銘

宣德間余兄國子監丞為京學生時嘗言庠友張時敏楊文治之為人溫厚謹靜言動循理有遠大器每於稠人廣座中尤稱文治之度量宏深非他可及余習聞其名未得一見迨余居禁近得與時敏為同寅時文治公在太學名著六館

朝廷因典禮闕人遂推為鴻臚序班始得與之親近觀其禮讓雍雍動止有則思余兄昔日之言為益信未幾升司儀宣讀稱

旨尋升左寺丞累遷至卿階中憲大夫凡遇

朝廷大禮皆酌古準今從容裁處無不中節由是綵幣寶楮蒙賜甚厚每佳節駕幸內苑召公從行錫予尤多公雖

蒙

寵遇小心謹慎歷仕四朝奉公守法未嘗有過為人忠信孝友內而家庭之間父母兄弟下及僮僕稱之無間外則朝廷之上公卿大夫以至武人庸隸皆樂親之人咸以為難化七年偶膺疾不能視事

上命醫往治久而彌篤遂於成化十年六月九日卒蒙恩遣官諭祭將以是年閏六月二日葬京城門外八里庄先塋之次其同寅楊公宣等皆嗟咨悼惜來囑予銘諸墓公之孫序班璫奉右少卿石君澄所為狀拜求益力公與余同寅交好尤密義不容辭按狀楊之先世居順天宛平桑峪社自曾大父以下皆有隱德父信贈奉直大夫鴻臚左少卿母姬氏贈宜人公諱詢文治其字生永樂乙酉十二

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配張氏封恭人有泚德子男三清
早逝娶孫氏次溥用軍功陞錦衣衛冠帶總旗娶陳氏孫
男四長即瑢娶曰氏次瑛娶侯氏次璋瑛未娶孫女三人
長惠玉適義勇右衛指揮同知賈向次善瑩適錦衣衛千
戶蒯懋次善通未室曾孫女二尚幼銘曰物之有與孰無
斃兮如川之逝莫能繫兮泰山其頽焉能峙兮惟德之馨
可名世兮生萎寵遇得遭際兮貽厥孫謀歿無慮兮欽於
世世永無替兮

故通政司右參議施公墓誌銘

公諱紳字彥行先世鎮江之丹徒人後因避亂徙居順天
之安次子孫因而家焉曾祖諱翁祖祖諱伯誠皆贈資政
大夫刑部尚書曾祖妣 氏祖妣 氏皆贈夫人父諱禮

字中節登洪武丁丑進士累官至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母
馮氏累封至夫人公幼質性純篤有大志嘗從先君學業
與余同窓數載相知最深公雖性資遲鈍而能盡人一已
百人十已千之功持尚書公廉而節儉公亦能甘澹泊每
餽皆蔬食未嘗不飽先君嘗嘆曰處富貴而能節儉足以
為縉紳之法矣惟其篤志於學用能有成中順天府鄉試
第一名游太學數年學問大進正統九年除戶部山東司
主事陞員外郎再陞四川司郎中惟以淳厚忠實為本不
貪不佞自尚書以下咸愛重之天順二年永平山海總督
糧儲缺人公奉

勅往經理之寬而不縱公而不刻倉庫充盈供饋不乏
朝廷無東顧之憂者公之力居多焉以故總兵等官咸推

薦於

朝天順七年夏陞通政使司右參議仍總糧儲是年秋會議來京適遇尚書公所營舊宅有回祿之變公大傷感遂成疾天順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卒於薊門之公館享年五十有四配張氏早逝繼王氏並封安人子男三長惠次懋次態女二長適 衛千戶次適 孫男一延壽孫女三尚幼公世澤綿遠積德深厚又能繼志述事可謂賢矣其子懋具公所行事實來求墓誌銘予念與公有同鄉同窓之好弗容於辭謹錄其平日所見聞者以為誌銘曰惟辨之仁故有耿趾尚書德崇篤生令子不忮不求以續以似克倫克恭善終善始歸卜吉兆曰惟龍耳銘以掩幽九原不死

故詹事李公合葬墓誌銘

成化八年十月廿九日詹事府詹事李公卒葬祖塋之次未有埋銘越八年己亥五月三日其配恭人劉氏繼逝子錦衣千戶瓏等擇以五月廿九日合葬於其父之墓待公塔白鈇所為事狀來拜請銘余與公同 交最厚義不可辭乃按狀序而銘之卒氏先世順天遵化人曾大父諱士元隱德弗耀

國初徙居香河大父諱景春以公貴贈左春坊左司直郎兼翰林院編修父永昌司禮監太監母王氏太母王氏贈安人俱有賢行公本封父原叔母崔氏子諱泰字文通生而穎異為玉安人所鍾愛公伯無子安人命公繼伯之後永昌公請於

上命以為嗣永昌公嘗奇之曰此兒必與吾家遠從東海
徐有真先生學易讀書過目成誦南弱冠中正統丁卯順
天府鄉試明年中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景
泰間簡翰林之臣數人兼春坊官任輔導公兼左春坊左
司直郎詔修歷代君鑑寰宇通志書成陞右春坊右中允
英宗皇帝復登大寶轉公尚寶司丞仍兼編修侍
東宮講讀敷說詳明

上寵遇特厚陞翰林侍講

命脩大明一統志錫予不一今

上即位日勤聖學進公侍講學士經筵官日侍

文華殿每被顧問知無不言數以崇正學親正人為說

上海為之動容益加禮遇賜白金文綺自是歲時賜金織

衣及四時珍味金廂犀帶卷寶等物無與為比成化初脩
英廟實錄奏進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復賜養甚
厚五年陞詹事兼職如故又三年而卒距其生宣德庚戌
享年四十有三訃聞

上嗟悼贈禮部左侍郎遣禮部尚書鄒幹蒞祭命有司治
墳公仁於朝信於世五年皆居密近

三朝恩寵無窮其情較藝多委任之嘗同考禮部會試又
主京闈鄉試其文必先義理而尚淳實華麗奇巧者黜之
士習最重變為渾厚公襟宇清明心地夷曠喜怒不形不
妄言笑自出以恭接人非其人弗與交也論人之貴
不貴其才也言與不中事親誠孝親疾衣不解帶湯藥必
在焉其於家也克己未嘗一入私室君子以為難能

棣棣不見有斯須怠慢其待人接物誠實無偽和而有節其評論古今人物至直無私者故之如神明邪佞貪鄙者惡之如蛇蝎叩其學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無所不通與論當世之務曰賢才為政治之本用賢則天下無不治者余聞之起敬非知為治之要者不能言也方以遠且大期之忽於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疾卒訃聞不勝哀悼士大夫曾與一接者往弔皆哭之慟途路之人莫不悲傷而公議咸謂代其任者欲如君之仁厚則卒難其人非素行有足感人者能是乎擇以成化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合葬昌平縣尚節里其元配吳氏之墓太保公傷同氣之永訣痛骨肉之歸於土也特兩淮運使延祥所狀事行來屬為墓誌銘余感賢昆玉愛厚不可以辭謹按狀君諱璉

良器其字世居和州小西門曾祖諱旺追封襄城伯妣薛氏贈夫人祖諱濬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襄城侯妣畢氏贈夫人父諱隆追封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侯妣侯氏封夫人生母陸氏君生而穎異自幼知好學聞先生長者講說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之言默識不忘必欲身體而力行之於日用行事間非禮不行日不視邪色口不出穢言常以端謹自持力於為善親在則朝夕孝奉以順其心親歿則春秋祭祀以致其思日與太保公歡飲序天倫之樂盡友愛之情見人家兄弟鬩於牆者則深惡而痛絕之交朋友以信御僮僕以恩以至隸卒胥史亦未嘗見以暴怒加之由是善行日著天順間英廟知其賢選授散騎舍人令帶刀近侍累有軍功陸錦

表衛所鎮撫以其端謹簡在

聖心知可委任成化戊戌擢陞錦衣衛鎮撫理刑君存心
仁慈每讞死獄為之流涕察所犯有可矜者盡心辨理不
避咎責故獄無冤拈事

上小心謹慎不敢自逸每四鼓過弊居使從者擊門約兒
輩同

朝未嘗一日間斷非惟能盡事

上之誠而交友之信又可見矣嘗告太保公曰兵刑二者
國家重柄吾兄弟二人分掌之心不自安况璉才德不足
以當重任至新年願辭理刑之職其識見之高恬退之節
又非人所能及也惜乎遽止於此生宣德辛亥九月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九配吳氏繼高氏俱有賢行克相于家子

男二長唐吳所出次周高所出也銘曰太保之兄公侯之
子處貴不驕處富不侈惟義是行惟仁是履簡在

帝心委掌刑名獄無冤濫

皇國以寧國有賢若海內澄清昌不憚遺而遽長逝壽不
滿德罹此大癘悶于斯丘欽于世世

祭文

祭長兄文

嗚呼思惟父母生我三人敬恭友愛以篤天倫一生無競
以此安親雍雍肅肅七十餘春人家兄弟如越與秦閩粵
鬪狠使我悲辛吾兄友愛曾不一嗔弟因將官住近楓宸
大兄隱德易水之濱久不相見如隔天津數來數往會晤
頻頻暢飲歡娛以樂天真忽云遘疾思家就辰弟聞即往

軫視彌旬一為暫別涕淚沾巾那知別後遂至漚淪嗚呼
哀哉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所望二兄今皆已已獨餘一身
將何所倚曰惟大兄有德不仕賦性端方其直如矢有壽
有福有孫有子壽與福為難齊德與名為不死生順死安
何以踰此嗚呼風蕭蕭兮易水傍不見兄兮我心傷撫棺
哀慟兮兩淚沾裳茲陳薄奠兮庶其來嘗嗚呼哀哉尚饗

祭妻母文

嗚呼夫人之懿德泝行兮聞閭里之稱揚夫人之母儀婦
道兮是楷範乎鄉邦誕生賢哲兮必長庚入夢之祥教成
名儒兮施孟母斷機之方論其子以赤心報國兮如陵母
之義而豈畏乎禍殃欲其子之名齊李杜兮同滂母之志
而寧適乎不減憂弱息之貶竄兮獨遠處於遐荒痛老年

之失養兮恒倚門而頻望遂成疾以不起兮豈期遽雨而
云亡嗚呼哀哉兮孰不心傷有子來歸兮失怙彷徨既與
令嗣兮忝居同鄉謹陳一奠兮痛切中腸嗚呼哀哉尚饗

乞雨文

天氣下降地氣上迎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而萬物發
榮既種既播百穀用成民無阻饑時康以寧茲當于耕耨
趾之日而旱風號不絕聲牟麥方資長養而沙埋壟畝幾
平雲乍合而即散天將雨而復晴春廢東作秋無西成年
荒歲饑民何聊生非惟長民之當憫而神明亦用以哀榮
用是祈禱惟敬惟誠乞降甘澤以慰群情苗秀華實禾黍
充盈斯倉斯箱以其稔盛以享以祠以報神明尚享

謝雨文

惟神赫赫洋洋歆靈孔彰化機默運福庇一方風霆雷震
下民惶惶敬仰神威固敢怠荒茲者自夏徂秋愆於雨暘
苗而不秀秀復糝糠民用阻饑其何能戕茲率獫屬祈禋
以誠願求其澤以助西成既沾既足下民以寧實穎實粟
百穀用登神其垂祐受福無窮茲陳薄奠庶其來歆尚饗

東安李都憲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律